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无花的春天

——《万象》萃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国名刊精选
无花的春天
——《万象》萃编

赵福生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商务印书馆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5 字数 312,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 - 5325 - 2582 - 1

G·154 定价: 19.60 元



目 录

赵福生	前言	1
陈蝶衣	编辑室谈话	1
陈灵犀	辟尘小语	4
张健帆	女弹词家的佳话	7
严 华	九年来的回忆	10
周 璇	我的所以出走	21
低眉人	征途杂记	26
孙景璐	生命的旅途	31
秋 翁	秋斋夜读抄(八则)	38
赵景深	银联曲叙记	42
蒋化鯤	作家剪影	46
秋 翁	岫云和尚	51
王玉蓉	私底下的话	54
周炼霞	露宿	57
王仲鄂	钟声篇	62
郑逸梅	小说丛话	66

司徒琴	遗事	68
应小璽	木偶戏	74
杨复冬	地方色彩与作家	77
慕容婕	无花的春天——对现教育制度的抗议	81
秋 翁	新年的惆怅	90
郑逸梅	围炉余话	93
庄 濡	神·鬼·人——戏场偶拾	99
沈翔云	桂林山水	107
叶德均	卫道者的小说观	114
槎 农	清宫的画家——郎世宁	119
浮 生	文化幽灵座谈会	123
柯 灵	编辑室	128
芦 焚	华寨村的来信	131
太 索	文艺批评与社会批评	135
霍 然	你们在笑谁	137
凡 鸟	爱俪园——海上的迷宫	139
猗 园	文人的故事	152
季 黄	风沙寄语	158
说 斋	槎溪说林	165
天 命	星社溯往	172
海 生	京角儿们在上海	179
乐 山	话剧应该商业化	189
成 己	未付邮——致曹禺书	193
白玉薇	我不能忘怀的一件事	197
吴伯萧	漫谈大观园	202
范 泉	乡愁小记	215
黄 裳	巴山寄语	217

施济美	献祭 外一章	226
王显理	现代中国的父亲的悲剧	231
丁玲	幽居小简	240
田苗	忆丁玲	242
贾兆明	闲话作家书法	248
阳光	湘中梦痕	254
茧厂	生命的幕后	258
范泉	论出版文化及其他	265
吴娜	闽赣边陲线上	271
承周	记张一磨老人之丧	281
胡悲	我爱讲的故事(十二则)	286
迅雨	论张爱玲的小说	293
郑逸梅	尺牍的集藏	310
叔红	关于龚翁	320
徐碧波	哀顾明道	322
陈时和	新录鬼簿——现代文坛逸话	326
朱凤蔚	民初上海忆语	335
秋翁	三十年前之期刊	339
周剑云	剧坛怀旧录	347
若思	学贾	359
徐光桑	剧坛往来	364
李健吾	我的创作经验	372
端木蕻良	自滇池寄	382
沈从文	编辑室	384
柯灵	马相伯与震旦复旦	386
宛序	光	395
杨必		

晦庵	书话	401
石挥	孔子以前没有孔子	411



编辑室谈话

陈蝶衣

一种定期刊物,由初版再版甚至三版,这现象在近年来似乎很少见,而我们的《万象》却获得了这意外的成就,这自然首先应该感谢读者们的爱护之忱。而使本刊的内容能够获得读者们的赞美则是诸位作家的力量,所以同时也应该向为本刊执笔的诸位作家表示谢悃。

为了答谢读者们的热诚拥戴,这一期所表现于诸位之前的,第一,是篇幅并不较创刊特大号为减少;第二,是内容的精采更在创刊号之上。

约略地举例说:在小说方面,予且先生的《莲心》,丁谛先生的《蓝森林》,胡山源先生的《画网中》,钱今昔先生的《为了艺术的人》,陶冶先生的《扫帚星》,苗埈先生的《利己的妹妹》,都是各具一种风格的佳作。至于译作,《希特勒幕后军师》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字,原来这一位横行欧亚大陆的独裁者,他的一切行动是听命于他麾下的一位谋士的,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的国际秘密。另外,《宋氏三姊妹》是一篇连续性的特载,原著出自爱莱兰·海女士的手笔,此书最近在美国出版,行销之广是凌驾任何著作之上的,现在由陶秦先生担任移译,决定逐期在本刊发表,这是一篇极端名贵的作品,请读者诸君注意。

另有一篇读者所不可忽视的文字,就是张憬女士的《让我工作吧》。张女士的小说发现于刊物之上,这是最近的事,但已引起文坛上的绝大注意。她的文笔之生动,在近年来的女作家群中,可说是很少可以与她抗衡的,而这篇《让我工作吧》尤其是女士的力作,全文长一万数千言,我们将它一期刊完,让读者可以读一个痛快。

下期要目之可以预告的,有陶冶先生的《慈善家的铜像》,文宗山先生的《边城故事》,毛志明先生的《鱼类的机械化战争》,周炼霞女士的《宋医生的罗曼史》,以及范烟桥的历史小说《花蕊夫人》。另有一幅卢世侯先生画的花蕊夫人图,已制成三色版,决定在下期同时刊出。魏如晦先生的《太平天国史料钩沉》,下期可续完。此外胡山源先生的《散花寺》,予且先生的《金凤影》两部长篇,下期也可以开始刊载了。

本刊零售每册一元,订阅全年十二元,已较廉于一般刊物。有许多读者打电话或写信来,要求订阅全年仍照优待办法计算,这一点不能照办,因为我们的销数,超出预算之外,成本甚巨,实在不能再削减。不过订阅本刊有如下的利益:一,以后每逢发行特大号,零售将提高售价,但定户则不加;二,本刊每月一日正式发行,订阅全年得在出版之前一星期优先阅读;三,凡是本刊的定户,持定单向本书店购买各种小说或书籍者,除原有的折扣外,可以另享九折优待的权利,这是我们最近订的一个办法。

“学生文艺征文”,虽然在暑假中,也收得佳作甚多,这是甚可欣慰的一件事;现在我们正在着手整理,从第三期起,可以发表一部分。一方面,仍希望各大中学校有写作兴趣的,踊跃地参加这一文艺习作运动。

第一年 2 期(1941 年 8 月)

编者注：1941年7月出版的创刊号，即第一年第1期上，没有发刊词、编辑出版说明之类文字，故此选用第2期上的《编辑室谈话》，权补首期之缺。



壁 尘 小 语

陈灵犀

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生前曾游东瀛。一日外出，忽忘其寓所，徘徊道左，不知所归，乃往叩警士曰：“汝亦知我之居处否耶？”警士乃导之入警署，检户口册，得其居处，护之归，一时传为趣话。

不谓我友钱塘唐云，其趣事亦有同于大师者，有人叩其寓所，辄呐呐然不能出诸口，谓似是几百几十弄，又曰：其为某某里乎？唐云设榻吉祥寺，不常归去，年前将移家，卜宅忆定盘路，有询其新居者，竟不能对。移寓之第一夕，乃不能勿归，语若飘曰：“仆归去矣。”移时复返，若飘疑其与夫人齟齬，故负气复出也。云操杭语答曰：“找弗到，让他去歇。”唐云精绘事，笔力新奇，不落前人窠臼，惟不善处理琐事，性尤潇洒，不脱书生本色。曾作画，得若干帧，将持归加款识，而越日已不知弃置何方，且忘其事矣。能饮，斗酒不醉，阖座谈笑甚哗，君独默然不作一言。貌清奇，人如其貌，是亦振奇人也。

龚翁有门人，能画像，曾为翁写一半身小影，翁自题诗曰：“我戴我颅卅六年，不成一事最堪怜；桃红柳绿春时景”，时翁方被酒，故此诗纯以游戏笔墨出之，结句苦不能得，即以盲词续成之曰：“太夫人移步出堂前。”见者辄为绝倒。曩龚定庵居扬州

时，有盐商招之饮，定公居第二座，酒酣，盐商附庸风雅，忽曰：“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倡为联吟，自首座蝉联而下。首座者即抗声曰：“正是桃红柳绿天。”次及定公，定公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掷笔复狂笑，举座惊视，则为“太夫人移步出堂前”八字，其风趣固与龚翁同也。龚翁为艺坛怪杰，故其行事，亦多奇峰突出，迥异恒流：观其署名，便知翁之狂放。世人题名，每致雷同，惟以龚为名者，则翁一人而已。有欲得翁书者，嫌其名勿雅，愿倍其润，乞署他名，翁佛然怒，挥其人于门外。翁作书，不署龚翁名者，其一为中山陵碑，以主事者之力请；其二为净慈吉祥两寺之匾额，不欲佛头着粪耳。

厕筒楼，龚翁之所居也，悬沙门大明书轴一，句曰：“随智随情说，同条复异枝，声前一着子，留待当家儿。”大明即弘一法师也，俗姓李，原名凡，字息霜，后易名息，字叔同，披剃后，名又数易。津人，善音乐，擅诗文，曾任杭州师范学堂教员，夏丐尊、丰子恺诸先生，皆出其门下。方外交印西、慧云两僧，亦其门弟子。民元，主沪太平洋报笔政，后入空门，操行卓然，致力经典，现居福建苦修，不问闲事。居俗之日，好临樵碑帖，为僧后，功力益遒，隽峭秀逸，如不食人间烟火者，龚翁亦极称赏之。顾不肯轻为人书，有人辇百金求尺幅，卒拒之。晚年益不欲为俗家人挥毫，惟缙流能获其楮墨。闻法师亦能画，兼工金石，则见者益鲜矣。观静和尚居沪时，禅房中悬一联，亦出法师手笔，余得其小影一帧，仙姿鹤发，邈然脱尘俗，即观静所贻者。其诗文冲澹高旷，自饶清气。胡朴安先生评其文，谓非常人所能及，兹录其旧作春游曲，以志景仰。诗曰：“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汪笑侗皖人，通文辞，风流自赏，夙善歌，遂隐于伶，以《哭祖

庙》、《马前泼水》、《张松献地图》诸剧名。曾自编《党人碑》，尤有声有色，为人所称。其歌独出机杼，自成一家，世称汪派，与谭鑫培、孙菊仙辈分庭抗礼。民七八年间，曾来沪，出演于丹桂第一台，余犹得见焉。汪原名孝农，曾入仕途，挟资走京华，纳一妾，不知其为皇室女也，以是兴狱，例当处死，有旧仆请为营救，汪苦笑曰：“恐难为力，是必有出任其罪者，或可免。”仆慨然曰：“苟能全主人命，蹈汤赴火非所辞。”乃纳巨资贿朝贵，坐仆买讞罪，而汪仅以失察黜职。至是，既丧资，复失官，抑郁无俚，日与伶官为伍，后乃易名笑依，登台鬻艺，以作糊口计，惟终身不演穆成替死一剧，盖深伤仆之以义丧其躯也。又自号伶隐，亦见其满肚皮不合时宜矣。樊云门赏其歌，尝召宴之，与论文，亦能侃侃谈。问亦能诗钟否？曰：“素乐为之，第未能工耳。”樊即举“八股”“东三省”分咏格以试之，汪停杯沈思，不数分钟，即走笔书曰：“能使英雄皆入彀，可怜帝子已无家！”樊大赏之，许为佳作，今汪已死，身后至萧条云。

万象书屋中，悬有一联，为泉塘郑淑嫔书，钤一章曰：“君我双修盒。”意者亦一金闺国士也。联语曰：“蝶衔花蕊蜂衔粉，犀辟尘埃玉辟寒。”适嵌予与灵犀之名于上。灵犀以此文贶我，未著题，因取联中语，为代拟一名曰“辟尘小语”。——蝶衣识

第一年 1 期(1941 年 7 月)



张健帆

徐雪月吃瘪

普余社的翘楚徐雪月,已于五月七日,在苏州出阁了。她在嫁前,特地到上海来邀客吃喜酒。预先还写信来,开了脚寸,托我向鞋子店代她定制了一双做新嫁娘穿的高跟皮鞋。可是她本人既没有到上海,不知她究竟爱穿那一种颜色和式样?又恐怕脚寸不对,不敢贸然代定,这正合着那句俗语:“鞋子勿着落个样”了。及至雪月来沪,亲自遍往各鞋肆购买,终因为脚寸奇小,除非定制,竟没有现成的可穿。最后才被她购到一双脚寸相配,人家定制尚未去取的高跟皮鞋,总算很凑巧了。当我们设筵替雪月洗尘的时候,谈起了她的如意郎君毕公子,有人笑着打趣说:从结婚那天起,雪月就要吃瘪了。起初雪月莫明其妙,还不觉得是什么含意?可是被大家一笑,她再仔细一辨味(瘪毕二字,读音相似),便觉得一语双关,不禁红透双颊,羞不自胜哩!

林娟芳赠马

今春年档，林娟芳随她父亲到上海献艺。数年不见，出落得越发苗条了！当她在苏锡一带说唱的时候，常常和我们几位老听客通信，文字也很流利可诵。她哥哥林振民，克绍箕裘，已能独放单档；又善制弦马，雕刻极精。此番娟芳到上海来，特地带了她哥哥所制的弦马，分赠老听客，我也得到一只，为之爱不忍释。一时林娟芳赠马的美谈，竟传遍书场了。

醉疑仙读书

退隐已久的醉疑仙，仍旧和她的老母同居在一起。她的胞兄醉霓裳，带了醉亦仙，却在苏锡乡镇奏唱。还有一位醉似仙，目前在上海，早已脱离弦索生涯了。醉疑仙家居无聊，每天到妇女补习学校，补习国文英文，已有年余。我曾看到疑仙所作的文课，文笔清顺，字体娟秀，成绩极佳。疑仙服饰朴素，吐属名隽，不愧是个典型的女学生。

谢小天逼嫁

谢小天天赋佳噪，当年在上海说唱的时候，非常“吃香”。数年前，她看中了一位年轻听客顾公子，前年顾公子的妻子病歿，小天就和他有嫁娶之约，并自国历元旦起，辍唱待嫁。谁知到了正式订婚的那天，小天发觉顾公子家道不丰，不治生产，突然留书悔婚，独自溜到故乡无锡去。隔了不久，重抱琵琶，再作冯妇，在各乡镇独放单档。顾公子如痴似醉的追踪而往，一年来几经

谈判,逼着小天,依然下嫁顾公子。如今消息传来,小天已于徐雪月出阁前六天,在无锡正式遣嫁了。小天擅去白蛇传中的小青青,和顾公子本有夙缘,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是书坛佳话。

汪梅韵画梅

女弹词家中能够作画的,只有汪梅韵。她的老师钱云鹤,曾替她订立画梅润格,刊在最近出版的《香雪留痕集》中。前年夏天,梅韵手不停挥的忙着绘扇,竟致双目尽赤。及至医治痊愈,她的眼眶儿好像小了一圈,略损其美,引为憾事。如今夏令又届,梅韵说唱余暇,又忙着绘画梅花扇面了。一般常去听书的画家,都愿意指点梅韵画梅。梅韵周旋于名士队里,她的气度和出言吐语,便越发显得风雅了。

第一年 1 期(1941 年 7 月)



九年来的回忆

严 华

九年，梦一样的绮丽，也是凄愁的画面，她在我心版上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忆念。我想，或者上帝给予一个人的生存的条件，是必须接受一些痛苦，一些创伤；是的，在这九年里，我有过血的奔放与泪的激流，我有过艰苦的忍受与劳役的锻炼。我是年轻人，自然不能没有花朵的欣赏，也不能没有叶落的悲哀。然而我觉得，即使天地变色，那个梦也变色，做人的意义还在，做人的责任更是重要。

今日，我在阴沉沉的夜晚，看漫空的月在走，云在飘，我似乎无法寄托我的身子在这世界里面。我听到一些劳工们制造钢针所迸发的力的呐喊，我开始抚慰破碎的心片，我拭着红肿的泪眼，向自己说：

“忘记过去这情感走过的足印，创造我未来伟大事业的新生！”

这梦，迢迢的梦呵！只是像乐谱中的一个个音符似的，在我的生命史上刻划一点纪念。日后我老了，我从事业的旅程中老

了,那时再回忆旧日的梦,我会想起许多人的脸影来,慈善的,阴险的,笑的,哭的,一切都有。我要像史蒂芬的想起他的旧人一样。

回忆是一面镜子。现在我要退回一个时代去说话。我摸索我的影印,在这一面镜子里。

二

我今年二十九岁,是南京人,从小生长在北平,有好几个哥哥和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叫严斐,现在已嫁给了刘琼。十五岁上,我死了父亲;十七岁上,我又失去了母亲。你想,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孩子,那是多可怜,多苦痛呵!然而我是忍受了这一切,我知道做人本是个梦,梦里的景象,我是毋须徘徊或恋念的。因此我抛却了烦恼,我建筑自己,创造自己,我勇敢地走向生活的圈子里来。当时立下的誓言是:

“我要好好地做一个人,做一个国家有用的人。”

我想:做人的方法很多,做人的意义也极深,我们不仅是为了享乐而生存,有的时候,也应该受苦的。父死母丧,这是天地间最惨痛的伤心事,然而我并不懦弱地表示悲哀,我也并不颓丧地趋向消沉,我只觉得这是给我磨炼的启示,亦是给我开拓了一条光明的坦途。他们要我一个人单独生活,要我记起这社会所赋予年轻人的责任,总之是要我不必取巧,不必偷懒,而应该挺起胸膛,奔向前程。我计划事业成功的一天,即是我对父亲对母亲尽孝的一天,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很高兴地含笑着说:

“严华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带着满怀的希望,开始我的战斗工作了。——我同社会战斗,同环境战斗,同一切的恶势力战斗,我在这里面寻求一些